



【有所思】

## 小城文人

□李晓

我是一个小城的写作者。我就是喜欢用文字表达而已,当然说不上穷经皓首。几天不写作,就感觉肺腑胸腔里憋着一些东西,要用文字吐纳,稀释、消解紧张的情绪,与生活建立和解、妥协的关系。

我在一个小城写作。有一些人读过我的文字,但很少有人主动来见我。在这个刷屏浏览的时代,我也就是他们偶然碎片化浏览的一次随意点开。像我这样的小城文人,成为游动在文字河流中的过江之鲫。

小城掩映在群山怀抱中,这样的地理空间似乎让人有时常仰望天空的欲望,也容易造成心灵敏感的人涌动倾诉的欲望。文人们多爱描写小城四周的风土人情、历史掌故、春花秋月、稻香麦浪、牛羊马驴。

我有很多次参加小城文人们的作品研究会,他们坐在一间屋子里喝茶聊天、相互喝彩、大声诵读。过后,文人们聚在一起喝酒吃肉,酒一般是烈性白酒。但文人们兴奋时信马由缰,喝醉后也吐出不少胡言乱语,从中可以听见蹉跎岁月里的无奈心声。有一位正在写作一部现实题材小说的作家说,他的长篇小说要去冲刺某著名文学奖。他二十多年卧薪尝胆,那“苦胆”早已在风中成了一个老丝瓜瓢。有一位诗人说,他正在写一部小城千年历史的史诗,他要等百年之后让后人去出版。席间,一位诗人还爬到桌子上喝酒,朗读他即兴创作的诗歌。还有人在席间相互交换在文学期刊上的发表信息。一位作者说,前不久他去拜见从小城走出去的一位作家,那位作家如今在北京写影视剧本出了名,听说很多影视导演都出高价求着他写作,他已经换了房子、换了车。对此,有人羡慕,有人不屑,也有人打听他的电话号码,说要进京去拜访他。

有一次,我参加一位80岁老者创作的长篇武侠小说出版首发式,书是一位企业家赞助出版的。老者面对一群文人的祝贺,老泪纵横,连连抱拳作揖。这位老先生一生就做了一件大事,就是关在屋子里写了这部200多万字的武侠小说。在他那霉味散发的小屋里,有着虚构的刀光剑影、江湖豪情。老者虔诚地在武侠小说的朝圣长路上耕耘不止,年近古稀时,他同妻子分居了。他对妻子说了一辈子的情话,说等长篇小说出版以后,要让她和儿女们过上好日子。他有很多怪异行为,比如几个月不理发,写作时闭门窗燃烛,半夜到黄葛树下打坐,听见树上鸟儿啁啾,他就要自言自语好久。妻子有一天说,老头子,你就写吧,我要和你分开过日子。妻子和儿女住到了一起,他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,仍然坚持用钢笔在稿纸上手写小说。有一次宴席散尽,我看见老人把没有派发完的书捆扎在一起,自己慢吞吞搬回了家。

每到一个小城,我都要去敲开那一个一个小城文人的房间。他们的存在,就像长城上的烽火台一样,让我心里有微微温润。在他们简陋的家里,书香漫溢,茶香袅袅。在他们的家里,我同他们谈论文学,像谈论太空卫星一样飘渺。在他们的家里,我受到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接待。从他们的面孔上,我看到理想的火焰逐渐熄灭,但仍不甘心地火堆旁不断添加柴火。他们像山里的农夫一样,一辈子寂寂无名,一辈子郁郁寡欢,但我希望,他们一辈子在内心都能有点成就感,他们是在文字田园里播种、收获。

在这样如山水素描的清雅小城,有饱经沧桑的老树撑起了荫凉,也许这样的环境更适合内心的冥想和写作,不像那些大城市,城市的每个毛孔里都流淌出撩人的欲望。而这些文人的存在,我总以为,是小城的文脉,是小城上空的古风。

【在人间】

## 丁香花丛中的歌声

□耿艳菊

徐徐的风拂面的时候,我开始步行半个小时去3公里外的郊野公园跑步。

楼下也有公园,有整齐美观的跑道,一出门,左手边便是。但这里太热闹了,没一处安静的地方。舍近求远,很少有人愿意做这不划算的事。因此,远处的郊野公园就显得尤其清幽宁静。在这里,久久地注视着一朵花,也不用担心别人异样的眼光,人就像清风白云一样自由自在,悠然游弋。

除了清幽之外,还有一个缘由——我想听听“春天的歌声”,在日渐麻木的现实里,唤醒内心的感动。两年来,这似乎成了春天的一种习惯。没有听到这春天的歌声,总觉得这个春天少了什么,有点遗憾,有点牵挂。

两年前一个春天的上午,我因为一篇稿子写得不顺而气恼忧伤,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,就沿着楼下的马路一直往东走,稀里糊涂就到了郊野的公园。风柔柔地拂着面颊,粉的花、黄的花、红的花、紫的花,融汇的花香像一条静美的河流。我便沿着这花香的河流慢跑。

在以丁香花为围栏的篮球场边上,听到篮球场里有人在轻轻地唱歌,一个女人的声音,有些苍老,却是柔美明亮的。我停下来,侧耳静听,唱的是电视剧《红楼梦》里的插曲《枉凝眉》。一曲落定,响起一个男人苍老浑厚的叫好声,伴随着热烈的掌声。

丁香花丛又高又密,我用力扒开一点缝隙往里看,是两位老人,看起来像是夫妻。老太太一头花白头发,举手投足优雅精神,打扮得时尚明丽,系着粉紫色纱巾,站在篮球架旁边唱歌。老爷子坐在丁香花下的长椅上,正对着老太太,看不见他的表情,从那微微向前、努力坐得笔直的背影看,是个忠实的听众。这在公园里并不是鲜见的场景。老年人嘛,闲着无事,唱唱歌跳跳舞,总比呆坐好。我并没有继续听下去,而是转身继续我的慢跑。

出去跑了一圈,心情通畅好多,文思也通透了。第二天吃过早饭,我又去了郊野公园跑步。路过丁香花围绕的篮球场时,我听到了老太太的歌声,这回依旧是《枉凝眉》。

第三天去,老太太还在那里唱歌,老爷子是唯一的忠实听众。

有一天,我出门早些,在家附近的站牌竟看到了他们,老太太扶着老爷子从一辆公交车上下来。他们慢慢地沿着马路走向郊野公园。郊野公园这边交通不便,还没通车,我们这边的站点算是最近的。我有点不解,他们何必非要来这里唱歌呢?

一个周末,我在篮球场外遇到了他们。他们正从一辆白色小汽车上下来。一个年轻女子坐在驾驶座上,绷着脸,老爷子和她说话,她爱理不理的。她长得很像老太太,大概是他们的女儿吧。

这个年轻女子要找停车场,主动向我问询。“他们是您的父母吧,真浪漫!”我不禁说道。

年轻女子轻哼了一声,气愤地小声说:“老头子闹着离婚呢!”

我望了望正在走向篮球场的老夫妻,老太太还挽着老爷子的胳膊,怎么也不敢相信,忽然觉得这真是一个幽默而讽刺的笑话。

丁香花谢的时候,篮球场又寂静如初,再也没听到老太太的歌声。路过静静的篮球场,莫名地悲从中来,人在阳光下却一阵凄冷。

天气越来越热,我便不去那里了。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,不知怎么又惦记起那唱歌的老夫妻来,便又开始了郊野公园的慢跑。

丁香花开得静而热烈,熟悉的《枉凝眉》的调子回旋。我的心欢快地怦怦跳,扒开浓密的丁香花丛,和去年看到的场景一模一样。老夫妻好好的嘛!我长出一口气,像放下了一桩心事,脚步轻盈而愉快,仿佛这样才是心中美的世界。

后来,我又遇到了这对老夫妻的女儿。这回,那个年轻女子似乎很开心,远远地就和我打招呼,没想到她还记得我,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竟是:“我们都误解了老头子,只有老太太一直信任他。”

老爷子和老太太的感情一向很好,老爷子是老太太的天和地,里里外外的大事小事从不让老太太操心,老太太在他的保护下安静从容地过了大半辈子。两年前,老爷子发现自己越来越健忘,这于老年人来说也是很正常的事。老爷子却万分恐慌,他害怕自己再也不能为老太太撑起一片天空,更害怕自己成为拖累,便想出离婚的办法,而且固执坚决。老爷子一改往日柔和的脾气,整天在家里发脾气、找别扭。

老爷子健忘的现象,老太太怎么会没察觉呢?无论老爷子如何闹,甚至故意去广场找别的老太太跳舞,女儿都看不过去了,说离就离吧,老太太大概不理睬。她得想法缓解老爷子的健忘。有一次,老爷子听到电视机里唱《枉凝眉》,身子一下就坐直了,那一天的状态特别好。

这首歌于他们有着特别的意义。他们第一次相遇,老太太就唱了这首歌。那会儿,这首歌正流行。那是丁香花盛开的一个周末,学校的篮球场上处处都是丁香花的芬芳。学校的男教师和另一个区的男教师联谊,组织了一场篮球比赛。那时的老太太带领着热爱篮球的学生在旁边加油助威,老爷子是另一所学校的参赛人员。

比赛结束时,两所学校又增加了才艺表演,老太太就上台唱了一首《枉凝眉》。缘分的到来有太多的偶然,谁承想,带着丁香花芬芳的曲调,两个大龄青年结下了一生的姻缘。那一年,老爷子35岁,老太太34岁。

丁香花盛开的时候,老太太终于在这个郊野公园找到一处四周植满丁香花的篮球场。她每天带着渐渐失去记忆的老爷子坐一小时的车,再步行3公里,到这个处处散发着芬芳的篮球场唱歌给老爷子听。

丁香花丛中的歌声有用吗?不知道。如果花也有记忆的话,静静的丁香花见证过一场人世间朴素的爱情。老太太的歌声,让暴躁的老爷子安静下来了。

【浮世绘】

## 圃间蔬

□张维菊

总觉得菜蔬里头,芜荑是发芽最慢的。

整地,撒下种子,细土覆之,喷壶浇水,芜荑种上了。

一日看三回。一周过去,圃间平静如初,种子沉默如初,没有任何新生命的蛛丝马迹。泥土和种子都有足够强大的耐心,继续平静和沉默。单单我成了急性子。我看不到亦无法预料泥土下面的事情,在忐忑里度日,又在每日巡视中发现自己犯下的一个错误,总有几粒种子浮出土面,想是种得太浅,浇水时便容易被滋出来,又如何肯生根发芽呢?

两周后,几星泥瓦拱将出来。细看,有嫩茎如玉。只有两瓣尖叶的首秀,足以令人惊艳。只不过,惊喜之中又存了一丝疑虑,芜荑还是野草?事物的萌芽期,总难免良莠莫辨。又过去两日,有绿叶圆圃地舒展开来。渐渐地,叶边生出小锯齿。这回看分明了,是芜荑的小样子。

小叶片挨挨挤挤起来。种子撒得不够均匀,正待拿菜铲刺了另栽,老菜农的告诫声在耳边响起:“这芜荑,别看它小,气性大着呢!哪里种下哪里长。你想给它挪个窝?没门儿!挪个地方,它就不活。”也罢,再长长吧!《博闻录》里载:常以洗鱼水浇之,则香而茂;沟泥水、米泔尤佳。我不敢让小芜荑以身犯险,坚持以晒好的自来水浇它。我跟爱人提着大桶小桶,端着大盆小盆,三天两头到圃间浇水。

菜圃种下的芜荑,有无与伦比的清香。或许是自己亲手种下的缘故,时时处处都想要用到它,烧鸡蛋汤要放,调咸菜丝儿要放,做凉拌黄瓜要放,甚至饺子馅里也要放。

“吃就来摘。”两棵小葱、一掐芜荑,偶尔会救一下邻居们的餐厨之急。

每个人的心里面,都种着几畦小菜圃吧!我自己尚不能确定,我的小菜圃究竟是起自杜甫的“夜雨剪春韭”,还是吴伯箫的《菜园小记》?或者,从我小时读那篇跟菜园有关的童话起,心里就已经有了一个诗意而浪漫的存在?地少,称“园”未免夸张,权且称作“圃”吧!不要以为我的菜圃有多大,圃是袖珍版,在屋头、路边。倘若陶潜在世,定会笑我这巴掌大盆景般的伪田园。

那年,南瓜藤下上了兔子粪,秋来大丰收,前后大大小小摘了13个南瓜。哪里吃得得了那么多?照例要分送出去。老南瓜煮粥,极面极甘;嫩南瓜做馅儿,包饺子、蒸菜包,美味无比。

还种过土豆。春日,将生了芽的土豆切开,种到花盆里。叶茂密,花也开得繁盛。到了收获时节,挖将出来,一堆土豆全是精华版——它们身量未足,滑稽可爱。想来,虚度时日者,也只能收获这般瘦小的果实了。

菜圃之外,顺便照料一下花草。虎耳草开花了,叶子泛着油光,它气度不凡,有麻雀变凤凰的乍惊与乍喜。来做客的小表弟,相中了一盆仙人指,端着便走。走在头里,已经出了大门的大表弟一走,又拐回来,也抱一盆去。

闲来无事,樱桃树下乘凉,拙手绣兰亭。“此地有崇山峻岭,茂林修竹,又有清流激湍,映带左右,引以为流觞曲水。”慢吞吞的一针一线里,当真有竹溪淌水、朗朗清风。

疫情期间居家,少外出,唯一能让人静下心来的,是读书,读李修文的《致江东父老》。在一种不可捉摸的情绪里,在漫长的等待中,唯一可做的事,是在一个花盆里撒上芜荑的种子。

彼时的我,在突然而至的闲暇里,不着一字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